

追懷張默君先生

周蜀雲

忘年之交親炙往事

光陰似箭，張默君先生逝世不覺將滿十年了，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我一直想寫一點東西紀念她，怎奈勞人艸艸，總難如願。近來想起，今年恰是她逝世十週年，自覺再不能因循延擱，無論如何，也得勉力將這份心意了結，否則也難自安的。

默君先生的學問志業，昭昭在人耳目，早有許多人爲她作傳或寫紀念性文章，本不需要筆拙如我者，再來多費筆墨；不過人與人之間，或朋友與朋友之間，各有各的交往與感情，在生活接觸方面，各有其不同的經歷和觀感，尤其追懷先賢或故友，出自各個人的心聲，寫出來還是有可讀性的。

我不敢套用「我的朋友胡適之」那類口臉，一提筆就稱默君先生是我的朋友，因她比我大二十餘歲，當她名滿全國的時候，我還是個梳着辮子的中學一年級學生，基於仰慕革命前輩及名人學者的的心情，我平時讀書看報，很留心一些時下

人物。尤其婦女界的名流學者或領導與從事婦運工作的人，最易引起我們青年女生們的注意和傾慕。我和默君先生同在南京，相距咫尺，很自然的令我聞名關切。我長成後，不但認識了她，而且許多機緣，形成了我們情誼在師友之間的忘年之交，儘管我對她執弟子禮，她則非常謙和的以朋友待我。她的一生事功德業，誠如 總統所頒的褒揚令：「資稟清純，操履堅貞，辛亥之際，致身革命，戮力光復……創辦女學，開通風氣……北伐以來，歷任考選委員會委員，立法院立法委員，行憲後三任考試院考試委員，衡文典試，卓有聲稱，憂國奉公，老而彌篤……」。她的偉大，值得後人欽佩之處，從令裏，我們恭悉無餘了。所以我這篇追懷張先生的文字，祇寫些我親炙的往事。

中學時代心儀其人

在北伐未完成，國家未統一以前，大陸各省是羣雄割據的局面，由強有力的軍人轄治一省或數省，在他的勢力範圍內自成區域，政客多依附

軍人，雖有省長之類的文官存在，實際上軍政不分，由持槍桿的軍人爲主。民國十一年在南京，當然還未成爲首都，僅是江蘇省的首府江寧縣，但因歷來地位重要，史跡上曾數次作過都城，說起龍蹠虎踞的南京，人們皆視爲與北京同等重要，動輒以南北二京相提並論，更以有國際都市之稱的上海近在咫尺，人們口中也常將京滬二字連在一起，上海的聲音繁華，無形中也「波」及南京了。

我於民國十一年秋到南京投考中學，所見的南京城，誠然地區遼闊，形勢雄壯，但從下關進城，一路所見，街面爲石子路，高低不平，馬車行在路上，顛簸不堪，兩側民屋稀稀落落，參差在池塘與稻田之間，寧靜得似近荒涼。直到城南一帶，才看見熱鬧的商店和繁華的街景，有名的大行宮以南，三山街夫子廟一帶地段，與下關水陸碼頭一樣，行人擁擠，顯出了都市的面貌。其他住宅區則相當清靜，房屋除了幾個機關可見三兩層高的洋樓外，百姓儘多瓦屋矮房，面前或四周大半有垂楊或水塘，景趣倒還不錯，別說我們

外路來的青年學生尚未想到去注意什麼官廳和政治，連本地老百姓們除了關門居家以外，也是各營生業，與官府很少打交道，原因是那時官廳叫「衙門」，公務員叫官吏，他們重在做官，少為民間做事。社會組織不若今日嚴密，人民的政治意識也不够，對政府的舉措，顯得漠不關心。我們住下來稍久，才知道南京是由督軍齊燮元轄治，省長是韓國鈞，督軍公署與省長公署兩個大機關，才是每天看報的智識份子所注意的，其他的

政事我們青年學生不甚關懷，也不甚懂得。我們所最關心而最感興趣的事是各學校的動態以及教育界的情形。因為我們在家鄉當小學生時，即對京滬學校林立教育發達情形，慕名嚮往，凡欲出門深造者，除當時尚為北洋政府所在的北京外，無不京滬是趨，後來聽人說江蘇省之所以較其他省份出名，就靠繁華的上海和文化的南京，兩個名都大邑，正好都在省內，我們遠在西南省份的青年，不惜與家庭奮鬥，不辭千山萬水，跋涉而



奔走革命時期的張默君女士，時在辛亥，任職大漢報編輯。

來，正是為此。

當我到南京入學以後，從師友間以及校外的鄉親們處，所談所聽的皆是各學校的情形及學生們的活動，增加了不少的見聞智識。那時南京的有名高級學府，就算東南大學和金陵大學，均男女兼收，純粹屬於女子教育的有名學校，便是設在南京的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這三個學校，當年譽滿東南，誰能考進去，便是很大的光榮。各該校的學生，在別人眼中彷彿都是天之驕子，門外人皆投以羨慕的眼光。於是這三所學校的教師如何學生如何，內容如何……等等，都成學界人士聚談的話題，校內的新聞細事也容易傳開，總之，比其他學校要受人注意。金大是教會辦的大學，自成系統。唯東大師生來自各省，一女師學生主要來自省內各縣（也有不少外省籍者），教師皆較其他各校名高望重，均係一流人物，一時人才薈萃，蔚為東南物望，遠近人士，聞風欽服。其間尤以這所一女師，大家咸認為是民國振興女學後在東南各省辦得最有規模最有成績的學校。今日各省縣市皆設有公立女中，而當年最初開辦的祇有女師，小學畢業的女生們，誰不想升入女師，惜限於名額，大多「望門興嘆」，而當時這所名學府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的校長，正是本文所追懷的張默君先生，名氣之大，祇要談到女性辦教育，無不談到張默君其人，在那個半開通時代，這位女首長的言動和一切也特別引人注意，桃李滿天下，學問能力之受人尊敬，與同在南京的兩個大學校長齊名，因為在「女學」比「男學」落後的當年，衆人心目中把女

子師範視作女子教育的最高學府了。南北各有名大學或則剛開始兼收女生，但人數不多，或則正在醞釀，祇有北京的女高師算已成立有年，京城以外其他省區，尚無純粹為女子設立的大專，江蘇在當時已是教育文化特別發達的省份，據大家所知，除南京的一女師外，設在徐州由錢用和氏担任校長的二女師，也是相當有名的。我那時還是剛從四川出來的小女孩，對於張錢兩位女界先進，真是仰慕大名。某次去一女師探望韓季良鄉姐，暢談之餘，特別要她帶我去一瞻她們張校長風采，她將我引至校長門外窺探了一陣，當時師生關係好像比今日嚴肅，她不敢聲張，更談不到介紹，我們兩個小鬼就溜回來了。當時甚至於東大校長郭秉文或張默君先生坐的馬車經過，我們也要跑出去看看，可見他們在我們青年心目中是



邵元冲、張默君伉儷合影。

個「大人物」。後來，我雖因轉學升學及留學去到北京（當時為北洋政府時代，稱北京）上海和法國，但我於報章或朋友熟人口中常聽得些有關默君先生消息的一言片語，都是我所樂聞的。

戰時貴陽清暉初接

民國廿六年暴日侵華戰起，有識之士鑒於抗暴乃長期戰爭，乃將學校及國家或個人經營之事業，紛紛遷移後方之重要城市，或疏散鄉間，如成渝筑昆等地。中央政府各部門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亦隨之後移。原在上海開辦多年的復旦、大夏等大學，均分別遷往重慶及貴陽。我與外子漢豪於廿七年秋受聘於大夏任教，漢豪且兼法律系主任，我則教授憲法及國際公法等政治系方面課程，當時大夏大學校長為革命元老，曾任交通部長

之王伯羣氏，在其苦撐之下，校務日展，校譽日隆，師生在教與學方面情緒均極安定，意興尤為高昂，雖處日機轟炸威脅之下，一堂紋誦，樂趣盎然。廿八年秋某日，王校長告以「革命元老張默君先生由昆往渝，路過貴陽，余夫婦明晚在招待所設宴為其迎風，屆時請賢伉儷作陪……」我聞言心喜，蓋默君先生正是我多年仰慕而無機緣認識的一位長者，屆時與漢豪前往赴宴，見

王校長與夫人保志寧女士已在候客，旋張志韓先生到來（張先生現

在台灣），未幾張默君先生攜女公子英多公子天宜駕臨，經主人伉儷為我們客人介紹之後，大家握手寒暄，備感歡洽。席間默君先生詳述其前一年由南京到昆明一路轉徙經過，及在昆明居處情況。賓主間談及大局情勢及國事前途，均對抗戰必勝深信不疑。她還說，昆明氣候四季如春，原可再住一些時間，裨益身心，惟隨時接各方朋友來信，或謂在赴渝途中，或已先後抵渝，催我前往，惟自願遷居不易，昆渝遠隔，崇山峻嶺，公路交通又極困難，況在轟炸時期，攜子女行李長途旅行，很不方便，但最近接奉國府林主席子超（森）同志的信，有謂：「盼速來渝聚首，共赴國難……」，這句話使我下了決心，排除一切困難而成此行，我此次真是抱着共赴國難的心情而去重慶的……她說上面那幾句話時，表現出她憂時愛國的堅決心，使我深入腦海，而今寫出來，更使我懷念這位長者對國事的情操和風範。席間，我找機會單獨和她談話，將我的仰慕之心，以及民國十二年南京一女師隨韓大姐到她室外看她的因大家年幼不敢逕自入門求見的心情，一併表達出來，引得她非常高興的笑着對我說：「你現在不是當年的女學生，是大學教授了，以後我們是朋友，有機會多見見面」。那頓飯對我個人來說吃得很快，我看她和王校長伉儷談得十分歡洽，他們曾是共同從事革命及從政共事的多年老友，公誼私交，都相當的深厚。

陶園聚晤諸承教益

重慶曾家岩這一地帶，在抗戰期間相當出

名，因為中央政府遷渝後，當時的國民政府及行政院等若干大小機關，均設於這一地段之內。這裏原有一所供居民遊樂的場所，名「陶園」，內有茶樓酒肆及各種清唱說書的設置，本城民衆，閒來無事，趨之若鶩。民國廿六年冬抗戰初期，我與漢豪自福州辭公返渝時，向奉母親攜弟妹前往遊覽，看見遊客如織，時聞樓臺酒肆中傳來「道情」的聲音。所謂「道情」，是用粗竹筒，內部空心無節，前端用豬皮封口，敲擊時發出聲音，幫助唱小調者的一種樂器。鄭板橋的「道情」詩，是大家共知的。那天我與家人在那裏坐着品茗吃點心，既聽琴聲，再環顧園內林木花草，屋舍掩映，大有「歌管樓臺聲細細」的感覺，曾幾何時，陶園已「洗盡鉛華」，變成監察院及審計部、考試院銜部兩「父子機構」的辦公處所了。大門口站着武裝守衛，門禁森嚴，內部將原有房屋樓宇均修飾或添改，成為莊嚴靜謐的辦公室。當我卅一年辭貴陽大學教職改就審計部工作時，報到那天，入得園來，耳目爲之一新。從此住在園內五年，直到勝利後卅六年夏還都爲止。

在此五年期間，我和默君先生見面請益的機會太多了。他任職考試院，家住歌樂山木魚堡，他的職務本不需天天坐辦公桌，但考試院在陶園內，她爲了處理或接洽一些公務，再加上國民黨中央黨部方面任務，以及各種社會活動與應酬，使她每週必得下山入城到陶園內來三五次。當時考試院的祕書長爲史尚寬先生，監察院的祕書長爲程滄波先生，他兩位辦事精細，督飭總務處人員騰出幾間寢室，置有臥榻，備郊居委員們入城後夜晚

不及返家作爲臨時下榻之所。默君先生因係女性，又愛清潔，偶遇不得已必需留宿陶園內公家床位時，深感未能自帶寢具多所不便，晨起之早餐，亦成問題，我獲知此情，特爲她解決。因我的家，恰巧就在園內一角，原爲審計部第一廳李廳長悅義（現爲國大代表在台灣）爲臨時安頓眷屬所搭蓋之兩間瓦房，另附竹蓋廚房，後來李先生調任第二廳廳長，在金剛坡辦公，遷家郊區，乃將此兩間出讓給我，在水木清華的園內，棲身四年，使我在轟炸聲中，倒有點「享清福」的感覺。所謂「室雅何須大」，簡單、清潔，配上那個幽美的園子，來客們不少人羨慕，很愛我那間客廳內掛有胡繼賢先生畫贈「陋室銘」的陋室。那是艱苦的時代。穿陰丹士林布已算珍貴，若以今天台北人們的眼光來看，頂多是個停車場而已。我們在斯時斯地，誰也不笑誰寒倫，默君先生在園內洽辦公務之暇，也常到「寒舍」坐談。彼此在園內居處，相距不過步行兩三分鐘，經過一個池塘，即可到達。時任監察院的于院長與任考試院之戴院長以及審計部林部長雲陵均寓園內，除戴院長平時不甚熟習，僅在其夫人鈕有恆女士喪事期中曾一度登門弔祭外，于林兩位長官的「克難官邸」我去過多次，尤其于院長是大家共仰的平民化院長，他那間小客廳，座上客常滿，政要們及文化教育界人士新聞記者，求字或代人求字的更是川流不息，我爲了代親友求字常跑去打擾他老人家。這位謙沖的老人，他永遠未對人擺過架子，對我們這些部屬後輩青年，總是以懇摯或勉勵的態度接待，使來客如坐春風。前面所說兩院爲委員們

所設的臨時下榻處，正在于院長那幾間小小官舍的樓上，每去對面大樓，我無論去拜訪于張兩位長者中那一位，如遇見另一位必交談幾句或去坐坐，在園內夾道綠蔭的小徑上或池塘岸邊，兩院職員或外來客人，均可看見上述幾位知名人物，我在那段時期，獲得于院長及默君先生的愛護和教益太多了，不會忘記的。

登山訪候冠蓋相望

承默君先生的厚意，幾次三番要我到她山家中玩玩，甚至小住幾天，既可免跑警報的緊張，也可遊觀週圍風景及附近之寺廟。我怕打擾她，祇說「拜訪一定會去，小住則不敢當」，不料我要求診的李士偉醫師，爲了警報又時當炎夏，好久未到城內診所裏來，我爲了早日就醫，打聽得李醫師也住在歌樂山木魚堡，與張默君先生爲比隣而居，而我的病雖非重症，却不是一兩次可以看出結果的，故趁此登山拜訪張先生，并蒙招待玩了三天。她那座在山腰的寓所，綠樹圍繞，環境清幽，夜晚靜寂，祇聞松濤。室內窗明几淨，滿架詩書，我們清談，因時間比平時更深入更具體，她對我講些詩詞或佛經，她是虔誠信仰佛教的。惜我學植淡薄，對佛學懂得太少，詩詞方面，傾教很多，客廳正中供奉着佛像與邵翼如（元冲）先生的遺像和神位，她早晚在香案前上香合十唸經。有天我起身稍早，剛走到靠客廳的門邊，見他跪在案前低聲的唸誦，我不敢驚動，站在旁邊看了這一情景好一陣子，想起他平時屢次對我說她們伉儷當年結婚後，情好彌篤生活美滿的情形，而此

刻見她燒香誦經悼念亡夫，我也不禁感到有些爲她酸楚。關於翼如（元冲）先生因西安事變殉國經過，及邵先生的志業學問，我和大家一樣早從報章書刊中知道不少。他們在抗戰前築室南京玄武湖側，題名「玄圃」，有亭園之勝，收藏圖書金石。暇日或與友朋作文酒之會或品題古今名畫或披覽卷軸，賞析佳篇，誰不羨羨這一對志同道合，同官共讀夫婦的神仙生活，易安詞人的午夜添香闈房韻事當不能專美於前，何況他倆還有現代人的參加革命與盡心國事的功勞勞績，詎知一聲霹靂，人天永隔；西安巨變對默君先生的打擊是太大了，令他幾至痛不欲生，儘管後來繼續治學從公，堅強的負着重任，外表仍是快樂的生活着，但她內心是悲鬱的，我從她的談話中可以體味出來。尤其令我深記不忘的是，她告訴我：「我和翼如結婚之夕，翼如感慨着說：我們遲婚，彼此皆逾不惑之年，誰不期望百年偕老，但人事難料，倘若我們能有二十年在一起，我也滿足了！……豈知他說的二十年，竟顛倒過來成爲十二年之讖」。她說畢一聲長嘆，這段話聽來確令人感傷的。我下山前一日晨，隨她散步到一個置有長椅，已記不清是否爲球場之類的一個空場上，遇見了退居養病中的曾養甫先生，由她之介紹，我才一識這位聞名已久的人物。在農曠中大家談得很愉快。因爲木魚堡的若干幢房屋，在戰時的重慶郊區疏散住宅中，已算是比較高級的，住戶大都在軍政界有相當地位，今居台灣的丁似庵（治馨）先生的公館，當時也在該處。

三天暢聚懇談，這機會是少有的，也是我和

她唯一的一次，在道謝她的盛情款待聲中，我辭別回城。

京台話舊感慨萬千

抗戰勝利復員聲中，大家搶着尋找水陸空三方面的交通工具，忙着早日還都或回鄉探訪闊別多年的親友。負有軍公任務的人員，祇有聽候公家安排，誰先誰後，乘用何種交通工具以及何時成行難自主。我和默君先生在一片歡慶聲中，究竟誰先離渝返京，現已記不清楚，我是勝利後將十個月的卅五年六月，始與審計部幾位同仁搭機飛京。雖是劫後歸來，大家在蒼涼中有重睹京華的欣慰。各機關已漸次恢復舊觀，軍公人員各自忙着崗位工作，政治上是一番蓬勃景象。被淪陷區同胞呼爲「重慶人」的我們，不但公忙，而私更忙。每家每人都會晤久別的親友，迎着川流不息的來客，或告假回鄉掃墓，在重慶大家常聚的朋友，此時反不多見面了。接着是制憲國大召開令，一般接近政治的人們，更是忙上加忙。返京後，我大約去看過默君先生一、二次，直到卅五年冬制憲國大開幕，我們又和重慶陶園一樣見面機會又多了，因爲我和她都是代表，不過那種面，不是在國民大會堂裏便是在餐宴席上，都是匆匆一晤，無暇細談。有幾次八十餘位女代表在會場外集議商討有關婦女方面保障權利的事項，經大家努力爭取獲得成果，使婦女地位增高，這是後話。大會閉幕後，國人眼見共黨由早已開始由點線挑釁有逐漸擴大到全面叛亂的趨勢，憂心不已，國家大局，又被狂風惡浪翻騰起來，朋

友間各自公私兩忙，甚少聚晤，即以默君先生和我而論，反不如重慶陶園時代接觸頻繁，閒話家常。三十八年初，我們逃難來台後，即與陸續自大陸撤來的親友聯繫，其間探得默君先生的地址在長春路，隨即往訪，冒着大雨和一路濘泥，才找到她的寓所。門前空曠，一片稻田，入門相見，真不知是快樂是憂患，彼此有同感的說：想不到我們又來到這裏見面了！從她屋內的佈置上看，知道她居處尚未安頓就緒，我夫婦則暫寓青田街夫兄漢雄家，距長春路有一段相當長的路程，不若重慶彼此寓舍是望衡對宇，隨時都可相遇。三十九年秋，默君先生担任高等考試典試委員，我因隨典試委員陳啓天先生担任襄試委員，同堂閱卷，又得每日見面。迄後又有幾屆高考，皆是如此。四十五年冬，她爲邵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假台北市南陽街台灣省黨部舊址開會紀念，我是參加者之一，她那篇講辭，一如三十五年冬，我在重慶陶園監察院大禮堂參加十週年紀念會所聆聽者，語語沈痛，爲之動容，苟無西安事變，何致國喪賢良，驚悼萬分！已故名政論家陳布雷氏，當場講了一段感慨萬千有關該次事變及時事的憶述，聽得大家非常感動，詎知數月後，陳竟留下遺書以「油盡燈枯」爲傷時而逝，識者哀之。默君先生在那次紀念會後三天，忽遭愛子天宜之喪，這位七十餘歲老人，又再次受沈重打擊，當時消息傳開，大家驚訝不已，三天前還見天宜隨母親及姐姐在場答禮，一無病相，何以一朝傳此巨變？原來僅係因皮膚病發，誤投庸醫而一針斃命，親友悼惜之餘，更爲默君先生一洒同情之淚！

五十二年，先生高齡八十，友好祝嘏，時我因病住院治療，出院後特往補賀。不久適逢舊日立委同仁所組織之「舊雨新集」會餐，我與默君先生、革命元老張知本先生老立委王孝英女士及劉東岩先生等同攝一影，我們三個女性老同仁又另攝一幀以留紀念。先生平日除讀書為文外，治事甚勤，按時出席各種會議，不意五十四年元月以胃癌逝世。一代女界宗師，留給我們後輩的是豐富



行憲前五立委在台北合影留念，右起王孝英、張知本、張默君、周蜀雲、劉東岩。詳見本文。

的著作，革命史上的功業，和待人接物的風範。她的女公子英多女士，我在貴陽初見時，還在髫齡，在重慶南京時，每去她家，因英多、天宜姐弟均住校讀書，很少相遇。來台訪候時，始知英多女士已與王鎮宙先生結婚，直至默君先生去世，靈前晤對，為之淒然。英多女士為其慈母連續在善導寺唸七做佛事，我們才有更多的機會，長談深談增進了認識和友誼。英多女士畢業復旦大學後，一直服務銀行界，近年數度出國考察并出

席會議，博學多才，識者重之，不幸夫婿王鎮宙先生於前年以心臟病突發，逝於台灣銀行總經理任內，國家失此人才，各方皆表悼惜，如默君先生尚在，更難經此巨創。邵女士節哀順變繼續為工作努力，殊堪佩慰。

為了追懷一位我自幼迄長所心儀的長者，撰此短文。同時想到國家多難，世事滄桑，不知何年得靖妖氛，重享太平，雲天西望，令人感慨萬千！

◎ 行銀的務服您為誠竭 ◎

庫金作合

調劑合作資金 加強農漁生產

收受各種存款 營業放款及投資

匯兌業務 代理業務

政府委託特種業務

發展國民經濟 促進工商繁榮

歷史悠久現代化大眾的銀行

分單位 歡迎時
支遍位 歡迎時
機構佈 歡迎時
三全省 歡迎時
百隨惠 歡迎時
餘顧惠 歡迎時

手續簡捷 安全可靠 歡迎顧惠

總庫地址：台北市館前路七十五號之一

電話：一八八一三 一四八七六三 一五八七六三
共十三線 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六五八五